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疊山集 目録

卷一

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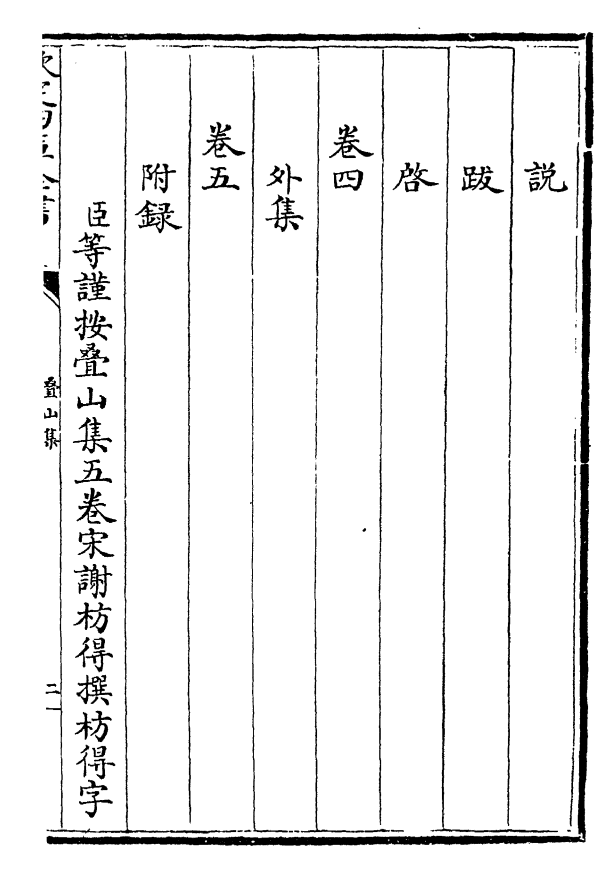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梁天重

疊山集目録

卷一



臣等謹按疊山集五卷宋謝枋得撰枋得字

君直號疊山信州弋陽人寶祐四年進士歷官江東制置使宋亡後元人徵聘累辭不就後福建行省魏天祐廹脅至燕寓居憫忠寺不食而死門人私謚曰文節先生事蹟具宋史本傳所著易書詩三傳及四書解雜著詩文原本六十四卷歲久散佚明嘉靖中揭陽林光祖為廣信知府始以黄溥所輯疊山集校刊行世僅分上下二卷萬歷中御史吳某

又刻之上饒編次錯迕未為精審此本乃

本朝康熙中弋陽知縣譚瑄所重訂視舊本較為詳備枋得忠孝大節炳著史冊却聘一書久已膾炙人口而其他文章亦博大昌明具有法度不愧有本之言觀所輯文章軌範多所闡發可以知其心得之深矣惟原本有蔡氏宗譜一首末署至元十五年其詞氣不類枋得必係偽作又有賀上帝生辰表許旌陽

飛升日賀表此類凡十餘篇皆似道流青詞非枋得所宜出此疑亦不無贋托今並加刊削不使其亂真焉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疊山集卷一

宋　謝枋得　撰

五言古詩

謝劉純父惠布

嘉樹種木綿天何厚八閩厥土不宜桑蠶事殊艱辛木綿收千株八口不憂貧江東得此種亦可致富殷奈何來瘴癘或者畏蒼旻吾知饒信間蠶月如岐邠兒童皆

衣帛豈但奉老親婦女賤羅綺賣絲買金銀角齒不兼與天道斯平均所以木綿利不畀江東人避秦衣木葉矧肯羞懸鶉天下有元悳孔融願卜隣綈袍望不及共裘心自仁贈我以兩端物意皆可珍潔白如雪積麗密過綿純羔縫不足貴狐腋難擬倫絺纊皆作貢此物不薦陳豈非神禹意隱匿遺小民詩多草木名箋疏徒諄諄國家無楚越欲識固無因剪裁為大裘窮冬勝三春拜嘉重感激觸物尤酸辛吁嗟彼寒谷鄒律今不神三

宮坐穹廬雨雪或十旬安得移此惠飛到君王身塞上寒墮指挾纊誰為温人各賜兩端費銀貳萬斤大軍四十萬談笑掃煙塵感君道義交何異骨肉親可與知者道衆人笑且嗔玉案未能報瓊琚情則真春秋二百年幣交幾君臣季札有贈好千古尚如新

謝張四居士惠紙衾

何年擣玉楮瑩潔無滓垽清興厭純綿安有塵可振夜卧白晝中氷雪心不紊夢覺梅花香爐紅絶煙煴疑到

玉皇前俯視日月暈人間羅綺帳何異錦覆糞吾慕忍寒人從師游魯隣爵禄不可辭高舉已在汶獨憐無褐民茅簷凍欲僵大裘正萬丈德心欠廣運天下皆無寒孔孟有素藴願與物為春衾鐵吾不愠以君志趣高惠我無俗韻縞帶報紵衣僑札真契分

謝人惠米線

玉粒百穀王有功潲人寰舂磨作瓊屑飛雷落九闗翕張化瑤線紱直又可彎湯鑊每沸騰玉龍自相扳銀濤

滚雪浪出沒幾旋環有味勝湯餅飫謌不愁㼆包裹數十里瑩潔無點斑興師遠持贈此物正可頒千萬一日飽不貴金數鋑長安權貴人五鼎靳笑顏玉食過九重恨無土宇班豈知有瓊糜天雨到市闤願獻崆峒帝馬迷龍難攀

贈相士吳楚峯

世亂異人出高者為神仙方術皆救世可知愚與賢喜君風鑑别玅處不可傳着眼看福人要識太平年

乞醯

平生忍酸寒鼻吸醋三斗先民耻乞字乞醯良可醜賣雞買魚烹雞魚誰舍取將為水晶膾聊悅苦吟口主人曰無醯調和只宜酒一夜嚴霜寒池氷堅可扣雖知酒不氷流澌魚可走旁觀粲然笑易牙知此否始知五味和鹹酸必相有提壺我有求君甕肯發剖宿諾惠未來望梅渴已久似聞君釀醯巧心出楊柳楊柳屬他人腸斷香山叟舉瓻酌醯時又憶玉纖手一顧一心酸淚珠

滿翠袖此亦人至情何不告朋友古人有乞漿得酒意愈厚又恐酒俱來太歲正在酉自注時歲在乙酉

謝人冬至送凫酒

陽復且閉關萬物畏坤含雙凫飛天外驚食何貪婪儒道又一泰十年亂愈饑誰家讀書堂庭階無青藫此時談詩書蓮經提魚籃平生太玄文知者無一譚之子愛埜鶩騏駒舞兩驂厚頹酒食饌不獵懸鶉鶴寒威甚毒矢三栢勝七錳爛醉尋梅花登峯吾尚堪

贈相士郭少山

崇蘭生深林澹泊一點芳江梅倚修竹韞藉萬斛香肌骨抱金玉精神貯氷霜若以色見我照紅還海棠

謝黄禪師華嚴會供食

十兆九萬拜求道心如惔昆盧頂上珠直欲一手探天廚送佳饌衆腹豈敢貪君有維摩心作繭憐吳蠶八萬四千供只須丈室函昔我聞晨鐘今載草堂柟流年急如梭長謌愧仙藍勇尋趙州關何畏白髮鬖願為護法

輪金甲持長鋏又恐回道人晚遇黃龍南

七言古詩

贈畫梅吳雪塢

吳君雪塢善畫梅竹胸次爽豁所交多賢人梅竹其所好雪塢其所居穹壤間如有五更風雪夜當門獨立人必能知吳君之不凡矣廣信謝枋得贈之詩曰

冷凝寒極雪漫漫天下無人知袁安起來門前問梅竹

吾友可以話歲寒歲寒心腸如鐵石不與萬物同摧殘有時醉中畫梅竹洪鈞只在掌握間人生莫與天爭巧上帝一見開笑顔八極俗物不足道千年陳人無可觀誰能奈得此雪過春風去後終須還千紅萬紫爭爛漫梅竹携手隱空山皐陶庭堅不祀苦程嬰杵臼存孤難豈無當門獨立者五更風雪不相干上帝慈仁須動念醒來紅日上三竿

崇真院絶粒偶書付兒熙之定之并呈張蒼峯劉

洞齋華甫

西漢有臣龔勝卒閉口不食十四日我今半月忍渴飢求死不死更無術精神常與天往來不知飲食為何物若非功行積未成便是業債償未畢太清羣仙宴會多鳳簫龍笛鳴瑤瑟豈無道兄相提携騎龍直上寥天一

菖蒲詞

有石奇峭天琢成有草夭夭冬夏青人言菖蒲非一種上品九節通仙靈異根不帶塵埃氣孤操愛結泉石盟

明窓淨几有宿契花林草砌無交情夜深不嫌清露重
晨光疑有白雲生嫩如秦時童女登蓬瀛手携緑玉杖
徐行痩如天台山上聖賢偕休糧絶粒孤鶴形勁如五
百義士從田横英氣凛凛摩青㝠清如三千弟子立孔
庭回琴㸃瑟天機鳴堂前不入紅粉意席上常聽詩書
聲怪石篠簜皆充貢此物舜廟當共登神農知已入本
草靈均蔽賢遺騷經幽人躭玩發仙興方士服餌延修
齡綵鸞紫鳳琪花苑赤虬玉麟芙蓉城上界真人好清

淨見此靈苖當大驚我欲擕之朝太清瑤草不敢專芳
馨玉皇一笑留香案錫與有道者長生人間千花萬草
儘榮豔未必敢與此草爭髙名

荊棘中杏花

墻東荒谿抱村斜荊棘狼藉盤根芽何年丹杏此留種
小紅濈濈爭春華野人慣見謾不省獨有詩客來咨嗟
天真不到鉛粉筆富豔自是宮闈花曲池芳徑非夙昔
蒼苔濁酒同天涯京師惜花如惜玉曉擔賣徹東西家

杏花看紅不看白十日忙殺游春車誰家園裏有此樹
鄭重已着重幃遮阿嬌新寵貯金屋明妃遠嫁愁清笳
落花縈簾拂床席亦須飄泊沾泥沙天公無心物自物
得意未用相陵誇黃昏人歸花不語惟有落月啼棲鴉

贈何古梅學醫

永州何仙藥最靈神丸能潰邕州城廣西兩道載清平
百萬赤子荷更生笛鶴一去二百年東南忽變多烽烟
為血為肉生靈苦在者瘡痍何日痊上界真人有同性

不學神仙學孔孟有術醫國無人知要為吾民救微命
察脉肥瘦韓子精論疾陰陽子産明神功端不讓思邈
古道依然如宋清得錢賣藥少取利無錢乞藥喜舍施
好客來時入酒鑪無朋終日閱書市憶昔民生三皇前
下壽無疾享百年神人妙用不可見本草靈素猶有傳
古云醫不通三書世上斷不服其藥如君胸中有炎黄
冷笑三書盡糟粕我聞上帝最好生活人功多朝玉京
請看耆叟至陶葛神仙多是良醫成東南干戈二十秋

人無貧富眉長愁千人幸有一人在兩處呻吟無歌謳
遺黎若要家平康但願良醫自天降不龜手藥有靈時
好看良醫作良相

謝惠藥

雪深不能鑱黄精天寒不能斸茯苓瑶草共食何日長
還丹獨煉何時成如來憐我似鶴形指揮龍樹露神靈
佛無老死無生滅何用勞我以長生

書林十景詩

巍巍文筆光書林插空屹地皆天成尖齊不假雲煙斂圓健何勞雨露深椽墨太阿窺小醜書天不動龍蛇走何用蒙恬製作工五色光芒煥星斗書林筆峯

元君吳老皆昇真民懷被德為斯亭和煙芳草連天碧笑日仙花滿樹春前後古陰迎翁鬱遠近琅玕森玉立祥風靜定不見寒鳳尾婆娑暄暖日仙亭暖翠

雄峯馳驟萬馬奔浮空積翠如崑崙中有一蛙清且瘦天成不假鑽鋤痕神物深潛清徹底霹靂電光生石齒

桃花飛雨三月紅洶湧湖光漲春水　龍湖春水

攜鋤鑿破南山雲種來修竹凌青冥參天引風挺蒼玉匝地印月篩黃金清瘦何妨惟卻俗淨掃胸中塵萬斛何當裁製十二個吹作來儀鳳凰曲　南山修竹

岱嶂吞吐雲煙迷山川獨勝東南奇銀河倒瀉風雨急玉龍交戰氷霜飛巨流濺石駕空谷仰望斯須突起栗西湖不羨冷泉亭爽利可人清興足　岱嶂寒泉

路盤屈曲虵行鶖嶺危峷嵂龜紋真俯窺毛悚起宇宙

仰捫手得探星辰斜陽墮塊硃砂魄暮霞幾縷胭脂色

來朝海氣汎扶桑擁出金輪光赫赫　龜嶺暮霞

長虹跨陸登雲衢會同海宇皆車書日斜市潰夜喧息

月來雲靜天無疵水刲金㠧形不槁常生玉兎藥常擣

可憐滄海幾桑田照耀古今人盡老　雲衢夜月

仰山梵刹萬竹間巨鯨吼動天風寒前聲穿雲出山久

後音待月揮槌難長短輕重知多少斷續參差不奇偶

敲殘一百餘八聲樹色模糊落星斗　仰寺踈鐘

古陰寂寂人蹤稀一泓凝碧環掐提洪音清韻係風雨山鳴谷響聲遲遲眛爽初分天欲曉嵐氣升騰迷木杪金烏鼓翼海色紅爍醒林中正棲烏 寳應朝陽

朔風吹折寒梅枝嚴凝凍合彤雲痴華峯屹立亘今古堆累積聚皆昏迷楊花飛舞盈三尺蝗翅交加呈六出朝陽發燄照乾坤萬壑千崖消粉飾 華峯霽雪

五言律詩

乞紙衾

避世知無地危身只信天寧持龔勝扇不着挺之綿養性真同道知心有宿緣紙衾加惠絮晴日卧雲邉

送子高歸延平

亂世讀書少前人教子難青燈長合席紅葉趲歸鞍梅自知春近松應耐歲寒樓高新月好後夜與誰看

贈宋相士

隨甑看無益乘軒計亦踈忍貧吾自解過論子姑徐但得看而艾飽觀詩與書時乎一栢酒此外盡從渠

送劉治中之信州

氷玉古溪山治中令士元邦人敬文簡道化望曽孫朱子書堂在東萊講席存十年儒道晦此日喜登門

七言律詩

魏參政執拘投北行有期死有日詩别妻子及良友

雪中松栢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義髙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

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和巖蒼崖韻

八閩英傑盛如林安得三忠存至今舊俗風流千載事精忠大義一般心早知平陸風波惡何必顛崖雲霧深此日脊梁非鐵硬小顏拳爪定相侵謂雲峯起義

和毛靖可韻

孟韓相慕久懸懸恨不論詩早十年吾道不行知有命斯文將喪更由天此生何恨為襲勝來世誰能知仲連

不信無人扶宇宙是邦豪傑已潛然

和曹東谷韻

萬古綱常擔上肩脊梁鋏硬對皇天人生芳穢有千載世上榮枯無百年此日識公知有道何時與我詠游仙

不為蘇武即龔勝萬一因行拜杜鵑

和葉愛梅韻

道逢患難正當行禮食從來孰重輕緑鬓行藏堪檢點白頭去就要分明了知死别如龔勝未必生還似子卿

緯地經天文不喪許君獨擅大聲名

和游古意韻

死易程嬰豈不知十年死後未為非文辭未必改秦館

敲樸徒能抱御衣無志何勞悲廟黍自注離黍一詩忠矣然畧無興周之志與文侯之命辭氣相似曾不如秦無衣之有志也得仁更不食山薇自注余初受教先人武王太公周公一聞扣馬之諫既殺紂心焦然不寧君臣合謀惟有興滅繼絕以謝天下以服人心故立武庚為殷王盡有商畿內之地姑命三叔以監之其王者位號尚如故與周並立至三監挾淮夷叛始殺武庚始降王為公黜殷命而封微子於宋故周書曰用告商王孔子序書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可

見前此殺命未絕殺王如故伯夷雖采薇西山見周家能悔過遷善雖死無怨并薇蕨不食而死之故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先君子云此說聞之韓澗泉鮮論語儒冠有愧一廝養何忍葵心對落暉

和道士陳天隱三首

明知儒道本同流未了因緣不自由紫府寥陽隨念到紅塵辛苦幾時休精神常與天來往軀殼不知誰滯留穹壤豈無陸修靜知君認得故吾不

豈不逍遙自采真世間何地可容身碧桃秋月原無物

麗日祥風只愛春天上儘多知己友塵中安得見心人赤虬一躍蓬萊近又恐丹丘有宿因

學道無魔道不成神人得計是無名光風自覺長瀟洒明月何曾有死生早悟梅山難養性何如福地別尋盟梅花香裏堪聯句莫笑人間石鼎鳴

示兒二首

門户興衰不自由樂天知命我無憂大兒安得孔文舉生子何如孫仲謀天上麒麟元有數人間豚犬不須愁

養兒不教父之過莫視詩書如寇讐

千古興亡我自知一家消息又何疑古來聖哲少才子

世亂英雄多義兒靖節少陵能自觧孔明王猛使人思

只虞錯改金根字焉用城南勸學詩

代贈張經歴

中原自古多豪傑晉國尤多賢大夫學問斷無虛議論

功名須有大規模臂間弓矢真良將舌底詩書𥬇腐儒

自恨兩賢相識晩不妨盃酒恣歌呼

贈卜者魏易齋

伯陽曽著易叅同盡奪隂陽造化功白玉五城人可到黄金一咒道無窮先生救世心良苦後派多才命必通魏本大名名易顯子明且為筮江東

題東觀壁二首

觀外好看船往回觀中幾度見桃開常瞻紫氣青牛去又帶白雲黄鶴來天地無情搔短髪古今多變付殘桮醉中尚有醒時眼不信玉山人可推

老樹猶能識道回好懷清對碧天開青山綠水何人管明月清風要我來少日曾聞黃石教平生幾擲左慈柸道兄慣見人間事快抱棋枰信手推

辭洞齋華甫二劉兄寒衣

離羅内阱何損麒麟反君事仇忍為狗彘九勸吾入燕吐胸中不平而後死者皆非忠於謀人者也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豈敢曰將以有為乎平生學問到此時要見分明辱惠寒

衣義不當受大顛果聰明識道理胸中無滯礙
何必受昌黎先生衣服為別耶小詩寫心謾發

一笑

平生愛讀龔勝傳進退存亡斷得明范叔綈袍雖見意
大顛衣服莫留行此時要看英雄樣好漢應無兒女情
只願諸賢扶世教餓夫含笑死猶生

七言絕句

思親五首

九十萱親天下稀十年甘旨誤庭闈臨行有懇慈心喜再覲衣冠兒便歸

九十萱親天下稀吾王何在子何之倚閭日暮無他念一片好心天得知

九十萱親天下稀人無容力荷天慈衣冠禮樂江東聚此是癡兒奉母時

九十萱親天下稀平生教子欲何為楚王肯立韓公子良也歸韓亦有辭

九十萱親天下稀教兒只誦白華詩溪氷山玉人無愧

百拜慈幃喜可知

代贈杜按察三首

東南官吏欠清風五十年來世道窮須信太平在今日

人間又有杜祁公

慶歷諸公閙太平選賢按察救生靈當時只有一杜杞

豈若先生真福星

萬物寧無吐氣時平生愛誦杜陵詩如今天下知元結

六百年間再見之

送程楚翁遠遊

近日人傳庾嶺梅南枝落盡北枝開長安舊日元無此

盡是江南人送來

寄謝叔魯三首

紅葉飄揺霜露清去年今日正同行夜來似與君相見

明月一窗梅影横

一歳思君君不來君來我去欠徘徊歸時只見留詩在

何日相逢暢好懷

平生結客知心少亂世逢人笑口難近日老天頻送喜

誰來對酒共清歡

五星

五緯煌煌聚在秦項王稱霸沛公臣誰知四百年天下

巳屬寬仁大度人

元旦阻雨二首

洪鈞一轉歲開端草木羣生亦喜歡安得明年此時節

江東重覩舊衣冠

莫道新年賀客遲晴天暖日却相期春風只被多情苦

紅嫩青新總要詩

戲道士阮太虛

阮郎正好住天台玉女多情忍放回雨散雲収一天碧

薫風吹夢到瑶臺

春日聞杜鵑

杜鵑日日勸人歸一片歸心誰得知望帝有神如可問

謂余何日是歸期

慶全菴桃花

尋得桃源好避秦桃紅又見一年春花飛莫遣隨流水怕有漁郎來問津

蠶婦唫

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

沁園春詞一首

寒食鄆州道中

十五年來逢寒食節皆在天涯歎雨濡露潤還思宰栢風柔日媚羞看飛花麥飯紙錢隻雞斗酒幾誤林間喜鴉天笑道此不由乎我也不由他　鼎中煉熟丹砂把紫府清都作一家想前人鶴馭常遊絳闕浮生蟬蛻豈戀黃沙帝命守墳王令修墓男子正當如是邪又何必待過家上塚晝錦榮華

補詩五首

贈道士阮太虛何存齋 五古

六道四生苦何人不煩惱官人自做官道人自修道相逢不下馬各自尋蓬島前生非親契今生如何好本來無因緣安得有果報來非人捉來到是天送到我若不呈醜道教一齊倒春風縛不住秋月蝕愈皎莫登時貴門談天恨欠早對面不相識開口便激惱譬如夷雜劇徒取傍人笑道我是風顛知我已明了莫愁我飢渴天厨食自飽真宰善鮮家未敢與人道

謝惠椒醬等物七古

董茶易地味不甘薑桂到老性愈辣人言申椒能變化我見苾芬終不滅古來郊廟薦德馨此物氣味通神明開口一笑露眼睛望君㸃化佛先成

孔子愛食蔬菜羹羹中無醬必不食先生執醬饋高年此味珍羞豈易得瓶中有粟喜過望誰憐陶令分嘉餉喜君不作無髮人免得東坡借擂醬

謝惠麪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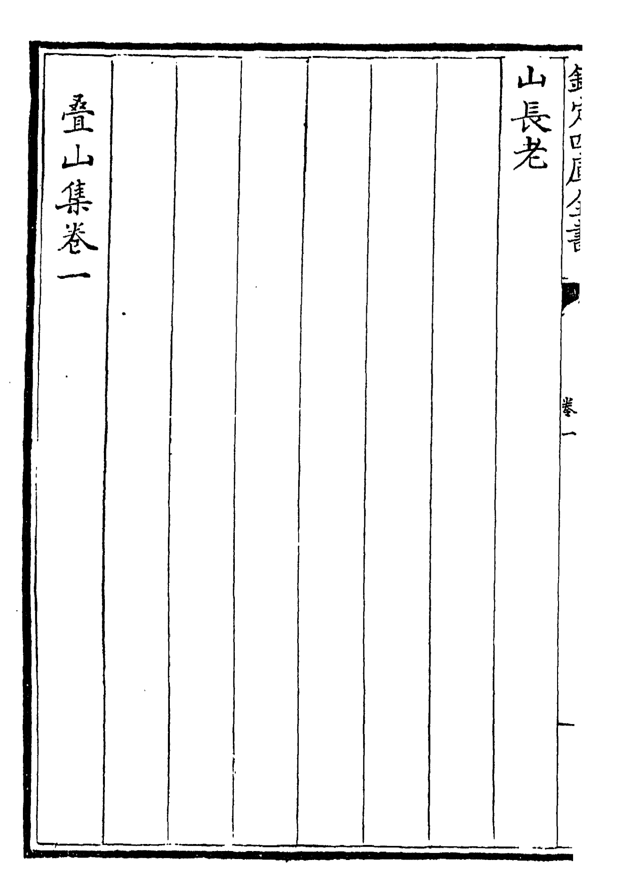
豐年自古說來年四月麥熟勝秋收天厨送食不待求有麧飰飽吾何憂安得化身為兒童戲沙作麧可報答授記或為阿育王請鑄八萬四千塔

武夷山中七絶

十年無夢得還家獨立青峯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幾生修得到梅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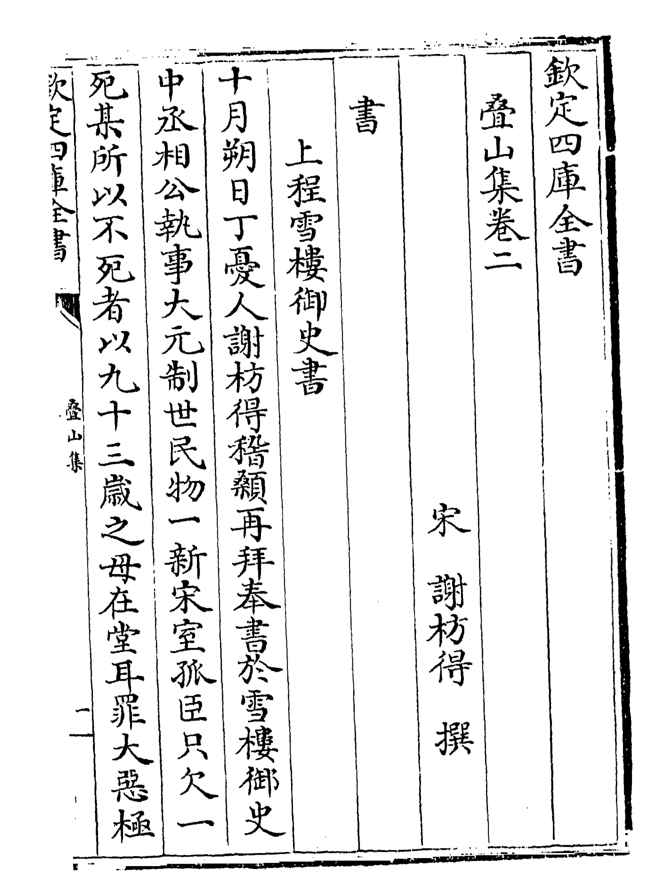
吾友張四居士為僧敢獻善頌六言

天台羅漢形模也學丹霞剗草少年大振宗風好個五



山長老

疊山集卷一



疊山集卷二

宋　謝枋得　撰

書

上程雪樓御史書

十月朔日丁憂人謝枋得稽顙再拜奉書於雪樓御史中丞相公執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其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

獲譴於天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為命先妣以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於正寢其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某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楚不能禁某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黽勉送死或可以少贖前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呰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皇帝欲求至誠無偽以公滅私明

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士凢三十賤姓名亦玷

其中執事將降旨降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詔者以資

幣厚遣乘傳上京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

下久矣豈非清朝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

乎求異才而及某非其人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

後世非皇帝夢卜求賢之初意也揚善者順天薦賢者

報國執事為君謀亦忠矣自燕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

事薦士時豈知有某母之喪衰經之服不可入公門草

土之御不可徹殿陛姓名不祥者不可辱古靈薦藁也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鮮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傅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煙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哀匿服而膺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為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亦未之有也其親喪未克塟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為不孝莫大焉皇帝以道德仁義治

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塈其親而急於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聞也且夫至誠無僞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三代而下真足當此選者惟諸葛孔明一人孔明居隆中執事生古郢皆荆楚奇才也孔明未遇時立心制行必有大過人者襄陽耆舊能言之此執事所熟聞亦執事所願學今天下果有人物彷彿孔明者乎有斯人應斯詔固世道之福亦儒道之幸光岳之氣久裂者未全六經之道久微者未昌

置八紘羅六合以求才老者怯而不可用壯者狂而不可信少者未成才而不可得如取吉人善士以和光同塵當饋可無思附䣙可無歎野史記之曰甚哉上下之相蒙也此豈皇帝所樂哉此豈執事所願哉語曰人豈不自知其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禮義者乎其之至愚極闇决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當執事薦士時特不知其有母之喪耳儻知之必不以不祥姓名瀆旒冕執事

豈不聞前朝之事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没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太學生叫閽闔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忠公元杰上疏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此嵩之所以壽終吾宋之所以幸存三十年也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文天祥起復爲帥閫徐方直起復爲尚書陳宜中起復爲宰相劉黻起復爲執政其

餘斗筲穿窬之徒鑽刺起復不可勝數三綱四維一旦斷絶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豈非後車之所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皇帝求才之意其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爲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忠其不能爲忠臣猶顧爲孝子傳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其之心使其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

也其家在弋陽執事僑寓盱江相望二百餘里當徒跣以謝門墻惟服色悽慘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書白於侍御者語曰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執事豈不聞其為江南一愚直人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其所以發露真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事必知已也不肖某稽顙再拜

上丞相留忠齋書

七月吉日門生衰絰謝枋得謹齋沐裁書百拜託友人

吳直夫獻於内相尚書大丞相國公忠齋先生鈞座惟天下之仁人能知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能知天下之義士賢者不相知多矣能灼見三俊之心者必聖人也某自壬戌以後小夫竿牘不至門墻者二十七年孰不以爲簡先生曰斯人也非簡我也必愛我也今天下能知某之心者孰有過於先生乎事有當言而不言非所以酧知己某敢不避誅斥而僭言之君子之所爲必非衆人之所識湯可就桀亦可就必道義如伊尹者

能之伯夷栁下恵不能也佛肸名可往公山弗擾名可
往必聖神如孔子者能之顔曾閔不能也傳曰人各有
能有不能先生之所能其自知其必不能矣皇帝本無
滅宋之心郝奉使將命來南欲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同
享太平之樂至仁也只此一念自足以對越上帝賈似
道執國命十六年欺君罔上誤國殘民其惡不可一二
數拘行人負歲幣滿朝無一人敢言其非兵連禍結亡
在旦夕滿朝無一人敢聲其罪善類亦可自反矣天怒

於上人怨於下國滅主辱理固宜然天實爲之人豈能救之哉皇帝之禮三宮亦可謂厚矣皇帝保全亡國之臣亦可謂有恩矣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亦不可得矣先生少年為掄魁晚年作宰相功名富貴亦可以酧素志矣奔馳四千里如大都拜見皇帝宜為一身計哉將以問三宮起居使天下後世知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先生此心其知之天地鬼神知

之十五廟祖宗之靈亦知之衆人豈能盡知之乎師友之相知古今寧幾人哉事有可效忠於清朝者其不可不言先生亦不可不察近覲路縣及道録司備奉尚書省指揮江淮行省參政管公將㫖來南根尋好人根尋不虧面皮正當底人此令一下人皆笑之何也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謂江南有好人有正當人者皆欺皇帝也何以言之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凛凛無所容急以繼滅興絕謝

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爲上公也多士多方依依然不忘舊君者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逋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視之太平君相待亡國臣民何如此其厚也豈非殷之舊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唐人哀六國之滅者曰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爲秦

宮人至今讀者猶惻惻楚六國臣子無一痛心刻骨亦可謂無人矣楚懷王不過一至愚極闇之主耳播棄忠直信任姦邪送死咸陽無足哀者楚人乃憐之如悲其親戚豈不曰楚本無罪不過弱而不能自立耳楚滅矣義陵一邑惓惓於舊君者惟一心扶老携幼肥遯桃源後六百年兒孫尚不與外人相接以秦皇帝之威靈蒙恬蒙毅之智勇豈不能盡執楚人而拘之天常民彝不可泯滅姑留此輩以勸吾忠臣義士可也豈非楚之舊國

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金人之破汴京也刦二帝據中原土地人民皆其有矣粘罕多智人也知地廣人稠未易心服一讀馬伸秦檜議狀爲之痛心變色亟思一策處之耳後南北戰者六七年金人之待二帝亦慘矣宋之臣子不敢置兩宫於度外也今年遣使祈請明年又遣使祈請今年遣使問安明年又遣使問安一使死於前一使繼於後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耳謂梓宫可還太后可歸諸君子切齒怒罵終則二事皆

符其言行人洪忠宣拘留燕山開門受徒室燃敬其忠信誠慤一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可太平忠宣曰息兵養民則太平又曰何如則可以息兵養民忠宣讀孟子齊宣問諸侯救燕一章以對和聲朗誦曰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又讀孟子樂天畏天一章曰小國能畏天大國能順天室燃曰善哉善哉吾計决矣曾幾何時容授秦檜以江南稱藩國納歲幣之說而息兵養民矣金人自丁未以後安處

中原享國百有八年而宋自戊午至甲午偷安江南者九十七年非秦檜之功皆洪忠宣讀孟子勸室燃之力也豈非江左臣子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以某觀之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求好人正當人於今日尤難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賈實禍天下號為風漢先生之所知也昔歲程御史將旨招賢亦在物色中既披肝瀝膽以謝之矣朋友自大都來乃謂先生以賤姓名薦皇帝過聽遂煩旌招某乃丙辰禮闈一老

門生也先生誤以忠實二字褎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不湍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今年六十三矣學辟穀養氣已二十載所欠惟一死耳豈復有他志自先生過舉之後求得道高人者物色之求好秀才者物色之求藝術人者物色之奔走逃遁不勝其苦中書行省魏參政之言勒令福建有官不仕人呈文憑根脚者又從而困辱之此非先生之賜而何然先生豈有心於害某哉大抵皇帝一番求賢不過爲南人

貪酷吏開一番騙局趂幾錠銀鈔欺君誤國莫大焉今則道録司備參政管公將隆旨根尋好人不虧面皮正當人又物色及其矣其斷不可應聘者其說有三一曰老母年九十三而終殯在淺土貧不能備禮則不可大塟妻子爨婢以其連累死於獄者四人寄殯叢冢十一年矣旅魂飄飄豈不懐歸弟姪死國者五人體魄不可尋游魂亦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關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二曰有天下英主必

能容天下之介臣微介臣不能彰英主之仁微英主不能成介臣之義其在德祐時爲監司爲帥臣嘗握衆兵當一面矣蒯通對高祖曰彼時臣但知有齊王韓信不知有陛下也滕公説高祖曰臣各爲其主季布爲項羽將而盡力乃其職耳項氏臣可得而盡誅耶其自丙子以後一鮮兵權棄官遠遁即不曾降附先生出入中書省問之故府宋朝文臣降附表即無某姓名宋朝帥臣監司寄居官員降附狀即無某姓名諸道路縣所申歸

附人户即無其姓名如有一字降附天地神祇必殛之十五廟祖宗神靈必殛之甲申歲皇帝降詔赦過宥罪如有忠於所事者八年罪犯悉置不問其亦在恩赦放罪一人之數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况羮藜含糗於皇帝之土地乎皇帝之赦其屢矣其受皇帝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為皇帝之游民也莊子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

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逋播臣者
亦可呼我爲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頑民者亦
可呼我爲皇帝逸民者亦可爲輪爲彈與化往來蟲臂
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縱皇帝仁恕天
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皇帝乎此
不可應聘者二也某受太母之恩亦厚矣諫不行言不
聽而不去猶顧竭駑鈍以報上也太母輕信二三執政
之謀挈祖宗三百年土地人民盡獻之皇帝無一字與

封疆之臣議可否君臣之義亦大削矣三宫北遷乃自大都寄白書曰吾已代監司帥臣具姓名歸附宗廟尚可保全生靈尚可救護三尺童子知其必無是事矣不過紿羣臣以罷兵耳以宗社爲可存以生靈爲可救陽紿臣民以歸附此太母之爲人君自盡爲君之仁也知祖宗不可存生靈不可救不從太母以歸附此其爲人臣自盡爲臣之義也語曰君行令臣行志又曰制命在君制行在臣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子嘗告我

矣君臣以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則去其前後累奉太母詔書並不田奏惟有繳申二王乞觧兵權盡納出身以來文字生前致仕削籍爲民還逃山林如殷之逋播臣耳聞太母上仙久矣北向長號恨不即死然不能寄一功德疏如任元受故事今日有何面目捧麥飯洒太母之陵乎此不可應聘者三也今皇帝欲根尋好人不虧面皮正當底人其決不可當此選先生若以三十年老門生不背負師門爲念特賜仁言爲其陳情使江淮

行省參政管公願移關諸道路縣及道録司不得縱容南人貪酷吏多開騙局脇取銀鈔重傷國體大失人心俾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恩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忼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矣干冒鈞嚴不勝恐懼戰慄之至

與參政魏容齋書

九月吉日前宋逋播臣皇帝游民謝某謹齋沐頓首致書於大參政公閣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逋臣只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其願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皇帝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曰文天祥被奸民誣告而枉死後來究狀明白奸民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逋臣可謂厚矣其雖至愚極闇豈不知恩所以寧爲民不爲官者忠臣不事二

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有伊尹之道有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若伯夷栁下恵則自知不能爲伊尹决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程御史號雪樓將隆㫖宣喚之後令第五次蒙皇帝以禮招徠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某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皇帝之量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兹蒙大參相公居

管周先生道院日夜勞動録事司吏卒十餘人及坊正
屋主監守豈不憂某之逃走耶某是男兒死即死耳不
可爲不義屈何必逃走大參相公憂慮亦大勞矣先民
有言忼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某兹蒙大參相公縲紲
而到大都以縲經見留忠齋諸公且問諸公容一謝某
聽其爲大元閒民於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爲
大宋死節於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
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於天地間其母

喪未塟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縗絰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公門皇帝有命當歴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言書獻闕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其書中第一義也其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煙火今則并勺水一菓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爲臣不忠者玆蒙頒賜仰見禮士之盛心其閒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

人之難其既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答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有鈞翰臺餽事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帑外郎又傳鈞旨云欲訪問其何事其初志亦願效一得之愚今則决不敢矣曾有公甫文伯死其母敬姜不哭室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夫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而内人皆行哭失聲閨中自殺者三此子也必於媍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不害

其爲賢母也若出於嫓人之口則不免爲妬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其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爲妬婦矣恐徒爲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干冒鈞嚴不勝悚慄

與李養吾書

某惟祖宗于舍選擢掄魁視進士上三恩數尤渥賜袍笏大成殿下即日受國子録升崇化堂與兩司成衆學官序爵而坐不待親民而入朝固以執政宰相望之矣

後雖渝初意失舊法西澗七年給禮亦未爲遲執事坐
爐亭時聲名赫赫震京師諸老先生恨識面之晚出場
屋以程文示同舍皆心降醉服推讓爲第一登名日果
巍然冠羣英七年三優如執左契科目由人重誰不以
西澗芳躅期之恬退六年僅得一學官在外爲曹司掾
人皆曰不才宰相必不能容天下第一流人物當以養
吾進退去就覘之陸宣公有言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世
之棄才養吾不屈節受窮官于陳宜中留夢炎劉黻柄

國之時吾知天地祖宗之意已有所屬宇宙大變一世無全人饒信持文之士勇爲亂臣賊子者尤衆少康逃匿有仍氏者四十年宣王逃匿召公家者十有四年夏周諸侯公卿大夫背叛者不見於史策是何三代忠臣之多也養吾潔身全節於深山密林間屹然如黄河之有砥柱先儒謂世有非常之變天必豫出非常之人以拯之吾於是有望矣藝祖皇帝最重讀書人天地拆缺之餘正望其整頓人極傾顛之際正望其扶持在天之

靈想亦不能忘情也子房不能存韓而歸漢孔明不能興漢而保蜀君子憐之今日之事視二子尤難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取訕笑於腐儒俗吏鄙夫庸人固宜程嬰杵臼樂毅申包胥果何人哉天地間大事決非天地間常人所能辦使常人皆能辦大事天亦不必産英雄矣人力終有窮天道終有定壯老堅一節終始持一心吾獨於養吾有望𦤎嘗有言人可回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奪人之心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逆順不論成

敗論萬世不論一生志之所在氣亦隨之氣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隨之頤養吾亦自珍重儒者常談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去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正在我輩人承當不可使天下後世謂程文之士皆大言無當也

與建寧路毋府判薦朱山長

知公度量足以翕受一世之人物敢以士獻朱文公之後能世濟其美者亦罕矣四方善類幾年長太息其寓

閩十三年所交朋友能讀四書者儘多求其明辨力行真踐實履果無愧文公四書之教者惟泳道朱公沂一人癸未年初識之逆旅中狀貌與文公無異揖而問其姓字則文公曾孫也聽其議論覘其志趣絶似西北人無一點江南時文氣習遂爲莫逆交每歲或一相會觀其論古今人物高下國家興廢善類仕止久速之故掃盡華葉獨存根株使其老爲太平民正謂胡瑗嘉祐真講官也生不逢時可爲浩嘆乙亥已前侍從監司太守

以遺逸薦者衆矣泳道皆不應聘其問其故則曰吾家如侍郎在總領鑑鐵漕秘撰浚非不遇賢宰相以文公之故寧官縣仕如取諸寄終爲一俗吏既無補於世道徒有忝於家聲此其所深愧也所以用力文字與郡國薦名必由科舉奮身者顧一洒從祖從叔從兄之耻使文公之道取信於萬世也天耶命耶今何言哉其間而悲之惟誦努力加飡飯無事長相見兩句以相勉今在建安書院與釋菜顧梅菴枉駕訪之延至門下與之談

論必有以契感心者若信其非江南時文氣習則頗以建安武夷書院山長或提督官待之亦扶持世道興起斯文第一義也

與劉秀巖論詩

詩於道最大與宇宙氣數相關人之氣成聲聲之精為言言已有音律言而成文尤其精者也凡人一言皆有吉凶況詩乎詩又文之精者也某辛未年為陳月泉序詩云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仁而已矣理之變氣亦隨

之近時文章似六朝詩又在晚唐下天地西北嚴凝之氣其感於東南乎當時朋友皆笑之言幸而中此說有證先人受教章泉先生趙公澗泉先生韓公皆中原文獻說詩甚有道凡人學詩先將毛詩選精潔者五十篇為祖次選杜工部詩五言選體七言古風五言長篇五言八句四句七言八句四句各門類編成一集只須百首次於文選中選李陵蘇武以下至建安晉宋五言古詩樂府編類成一集次選陶淵明韋蘇州陳子昂柳子

學四家詩各類編成一集次選黃山谷陳後山兩家詩各編類成一集此二家乃本朝詩祖次選韓文公蘇東坡二家詩共編成一集如此揀選編類到二千篇詩人大家數盡在其中又於洪邁編晩唐五百家荆公百家次通選唐詩内揀七言四句唐律編類成一集則盛唐晩唐七言四句之妙者皆無遺矣人能如此用工時一吟咏不出三年詩道可以横行天下天下之言詩者無敢縱矣其舊日選毛詩陶詩韋詩後為刦火所焚今欲

編類無借書之地江仲龍有劉果齋火前杜詩頗存某曾為校正今為阮二道士所執矣執事若有意謾借李杜陶韋黃陳文選詩隨得一種便發來當為揀擇必有一得可以備風騷壇下奔走之末某今在書坊借得庵宇甚清幽秋冬無他往尚可來聽教有懷如海當與握手精談也

爲蔡文節公子孫免差科書

某等輙有愚慮之一得仰裨教道之萬分切惟賢者不

得見得見其象者可以崇之矣古之人不得見得見其似者可以續之矣范文正公守嚴州求嚴子陵之後而免租稅奉祠事者四家黄子畊守台州求謝上蔡之後給以田宅者數人余景瞻守南劍求楊龜山之後賜以室廬養以廩稍者十餘口皆明時士大夫盛德事也故家遺俗之昌微豈特與郡政有相關者斯文之興喪世道之汚隆君子亦相覘之伏見先賢西山先生蔡文節公學貫天人道高百世師事朱文公最久文公敬之無

以異於二程之尊康節也慶元學禁五十九人惟文節受禍最慘子孫最多賢人以為天道可信厥子節齋九峯二先生守父訓明師道以德行文學為東南師表厥孫覺軒以立言垂不朽久軒先生文肅公精忠大節尊主庇民使文公之道愈信於天下士大夫能讀文公書者多矣未有一門三世力扶道脉如蔡氏者家傳清白恒産本不多其曾孫希槊希仁自至元十三年歸附後遭貪酷轉運破其家又奪其田逃難江西近方還里田

爲横民冒佃者半荒萊無人畊墾者半路官撥入馬站戶家有一物值錢則鬻以養馬今則無可鬻者矣皆爲困窮民鄉人之善者大夫之賢者見之莫不流涕范文正之免租黃子畊之給田宅余景瞻之賜室廬廪稍不可望於今人矣切見文公門人能扶植道脉如劉文簡公黃文肅公之家皆蒙宣慰使薦舉省府褒表應有田産並免差科其已充爲站戶而破産者並與分簡出站與儒戶一例優恤獨蔡文節公一門三世尊信師道有

功名教尤在諸賢之右特以子孫孤弱寒窶不爲當路達官貴人所知不得與劉文簡黄文肅兩家同沾清朝仁厚之澤豈非明世一闕事乎况希仁等已係試中儒人必蒙優恤其等切聞師誨見義必爲庸敢合辭鳴號於大人君子之前欲望台慈備詞申呈建寧路總管府福建道行尚書省府乞賜指揮劄下建寧路建陽縣將蔡文節公家子孫充爲站户而産去税存者特與分簡出站照文公門人子孫及儒户體例除地税商税外並

免一應差科於以扶持名教興起人心有關於三極之道甚大豈特儒家有所勸奬知所趨向而已哉主張綱維是在師道干冒師尊下情不勝俯伏俟命之至

薦寫神黄鑑堂

某聞諸吳履齋其父吳正肅公題門榜曰寛着胸襟行好事大開庭户納春風履齋强爲善有大庇天下寒士心固無愧家學出正肅之門如徐意一者好賢樂善慈惠恢廓之風猶有傳也恃此有禱黄鑑堂丹青不減顧

愷之閻立本達官貴人多收之其人淳朴有古意不善干謁藝愈精而愈窮十三年來中國之衣冠盡變鑑堂鬻技不售是亦宋人資章甫而適越也寒饑之不恤時時袖先朝知名士詩卷示僕斳一辭湔濯尾竄或可增價於唐肆嗟乎東門種瓜南山射虎塗人皆得以躙躒豈能爲鑑堂先容哉士窮易爲德斗升水亦可活涸轍惟仁賢念之

與菊圃陳尚書

漢人一月不見黄叔度鄙吝潛懷其間不至先生門下半年矣天下誰能有一言半辭以雪玉我哉其少日酷信書謂患難皆可行道辟世者小丈夫也易居吾無才諧世吾無術苶然役役氛埃中武夷訪九曲龍虎訪仙巖泰人之家計猶在今而後知避世者非小丈夫也曰讀道家書頗有益不敢號於人曰吾慕安期生河上公梅子真也獨怪荀陳兩家父兄子弟皆名賢上闗天象下係人望乃能免禍於漢魏之際使生於今世必以得

道高人蒙槷維矣不知當時何以能自全願先生教之其幼誦元公愛蓮説至晉人愛菊則疑何也呂不韋以菊花為季秋候其説根於周訓又根於夏時三代聖人咸以此花為上品知味者不止一正則也晉人特好人之所好耳及觀文公書而信之狄梁公孤蹇獨抗勲德無可疑周内史三字文公不可為賢者諱晉處士於是不可及矣晉人非愛菊也愛花之隱逸者也濂溪斯言正為陶靖節發也忠獻老圃靖節三徑易地皆然先生

可謂善自為謀矣萬世宗師非此時乎兒曹讀離騷哭然問其曰菊英無零落露墜矣可飲乎小子惑焉某得一說而解之曰木蘭不常有得蘭露之墜者亦當飲之秋菊不常有得菊英之落者亦當飡之愛之至敬之至也吾於是重有感焉賢者不得見得見其象者亦可嘉之矣古之人不得見得見其似者亦可續之矣良臣不得見得見其文行不失世守者亦可盡力張之矣其不才先文簡扶世衛道之志不可泯也先生之愛我也不

徒與其潔直欲與其進安知其意不在斯乎此生得列乎衆芳何敢忘滋蘭樹蕙之大造天行有消息易道無終窮康節不云乎苟有命世之才民雖三變而帝道可舉何嘗曰天下不可爲海濵大老聞有善養老則歸之觀其所養者必先觀其自養先生之自養者厚矣其何敢爲斯文致煩禱三山紫翠遠在煙靄有無間冠星佩霞窓雲閣霧者盛德之家也天上祥釐何所不備士而尊道役於紫氣老仙者非一人儻無可使走也願從庚

桑楚之後伏乞台照

與天師張簡齋

其介怙慈仁輙有恍惚閩右武夷一派士大夫尊道信法者固多能推廣教主美意者寧幾人以其所見察之奉行正一教法的有敷契行道濟物活人之功者惟建安周君震一君儒者也厥祖告院先生乃一世名流趙愚菴信菴吳履齋徐意一余樵隱或羅致門下爲重客進士黄魁以下習春秋者皆師之其尊丈質軒先生累

膺旌幣逃名山林年六十四而精神丰度如三十少年
杜門謝客翛然出塵望而知其爲有道君子家在城府
不妄友一人其遊建上一見如故交辱館粲於迎仙道
院者兩旬因識其子孫八九人孝慈友悌一家之三代
也持敬乃其冢子晨夕事玉虛玄帝如嚴君婚友疾病
囏戹有祈焉如響斯答武彝觀阨於西河僧上下無敢
出一手援持敬默禱之帝一夕僧感夢震驚獄遂散其
遇夜朝斗忽見四人跨高馬而來一人黑衣披髮端坐

於庭前乃玄帝也道士黄君亦熟視禮拜此持敬至誠所感召也持敬慕簡齋如天人隆師尊道一念真切行五百里而辦香參禮儻蒙異眄而厚遇之如某受賜亦足以勸天下學道者意長紙短益重懷慕仰祈台照

與道士桂武仲

某於建寧城中識周賀軒先生有道之士近古之逸民也某人忠厚篤敬言不妄發人不妄交行不妄動猶有趙信王脩齋之風家在城府與時貴寓公士友無一人

往來某不知何修何飾獨蒙異顧館槃兩旬聽其議論挹其精神翛然出塵埃之外真可謂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者其令似周兄持敬少慕道教修真行法以濟活人為心一毫無所利捨宅為道院事玄帝如嚴君玄帝助之如父詔子感應神異不可一二數建邰得道者此其第一流也持敬平生以不登祖師正一玄壇不識簡齋天師真人為大欠行六百里持瓣香參禮可謂盡心焉耳矣某既拜書簡齋不封蠟而經台覽持敬與某交通

如兄弟望尊契兄留之門墻介之謁簡齋倘有所祈全賴吹嘘將大輿之力黄兄方外亦古君子其甚敬之并累造化惟仁賢留意焉

序

送黄六有歸三山序

積雪融而登徂徠可以觀松烈火息而登崑岡可以觀玉道行乎貧賤患難而不失其所守者可以言君子矣窮而能固者聖人所尚老而能壯者詩人所美漢人合

而言之曰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古之人有行之者太公是也仕而不選於侯國夫而見棄於室人傭而擯屠而市不利以八十老翁而仰食於漁釣不亦堅乎非龜筮文王亦不知其賢非出奇策脫其主於囚人亦未敢以王佐許之閟光采韜鋒潁退然若無能者又幾年相三君定天下致太平年已百有餘矣辭三公而俟伯自暇自逸誰敢議之逆旅無嚴衛途人謦欬亦可通夜闌闠有云容寢甚安非就國者不俟昧爽攬衣宵行何其壯

也秦漢而下將相亦有斯人否乎晚唐士大夫若能以憂道救世之心易其嗟老嘆卑之心則唐之天下何至於亂亡羨光榮求一飽雖大賢亦不能免歐陽子悲之流弊數百年而不止也時文俗士感年豈肯爲匪人氣以窮而喪志以老而衰顛迷沉冥形生神死狺狺然曰我善同人我善隨時是不亦大可悲乎漢人堅壯之言有吉哉三山黄六有坐太學以文章為諸公貴人重客逢世大亂貧不能自活稍降心屈道爲路教爲山長爲

訓導官亦可自詭曰師儒囂囂然不屑攜二子行五百里
教學以代畊暇則歷訪先賢講習之所借書吟誦著述
不休聞有好善而遺世者雖窮途巔崖邃谷必杖屨求
見遇其於途立談而莫逆交氣愈豪志愈不屈夜相與
席地擁爐談太公大節六有拊髀雀躍若有契於心斯
人也馬文淵之徒歟萬木凋殘喬榦聳翠砠嵬同爐虹
氣燭天拙工俗匠睥睨於其旁不以爲奇亦當以爲怪
況天下後世豈無卞和公輸乎余懼六有不畏窮而畏

老也敢以此說勉之子歸子之鄉見菊圃陳公芳山陳公及諸老先生與吾同志者道吾言豈不曰斯人也向來狂殺今尚狂乎丙戌建子月序

送方伯載歸三山序

景定二年司歷者曰星有大尾旅於奎塡與辰從月後會四星不相能也乃季春月朔同軌其占爲文運不明天下三十年無好文章儒者望清臺而詬曰何物瞽叟爲此妖言司歷者聞而笑曰豈特無好文章經存而道

廢儒存而道殘科舉程文將無用矣皆疾其為妖言也後十六年而驗滑稽之雄以儒為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

皇帝哀憐之令江南路縣每置教諭二人又用輔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儒學二人提舉既曰大有司設首領官知事令史尤繁學帑有羨鈔廪有羨粟歲磨時勘月稽

日察有欺弊毫髮比去之十年亦責償無赦饑雀羸鼠饞涎吐吞不敢啄嚙學官似尊貴實卑賤祿不足以救寒餓甚者面削如咽針如肌骨柴如曹類啁啾相呼而謀曰我國朝治贓吏法最嚴管僧食僧管醫食醫管匠食匠御史按察不敢問豈不曰時使之然法使之然敎之必不改比而誅之則不忍也吾徒管儒不食儒將坐而待斃乎椎肌剜肉於儒户不足則括肉敲髓及鄉師滑稽之雄以儒為戲者又曰管儒者益衆食儒者益繁

豈古之所謂獸相食歟抑亦率獸而食人者歟儒不勝其苦逃而入僧入道入醫入匠者什九建安科舉士餘二萬戸儒者六百儒貴歟賤歟榮歟辱歟可以發一慨也九仙方伯載三百年儒家一才子也幼登陳忠肅公門有遠志強記而善問落筆皆英氣溥科舉程文不為而喜為詩其每以科舉程文教子孫見後進學文者必勸之間語伯載曰以子之才屑為程文應儒選孰不貴重子伯載哆頣而笑掉臂而去曰吾始以先生為知我

者也今而後知先生非知我者也馬之日千里者豈銜勒轡策所能羈哉吾人品豈在娼之下丐之上者乎吾豈不能為場屋無用之文所以膠口不肯道者顧為大元一逸民超然出乎十等人之外也先生果知我者乎請從此辭其始而疑中而怪終而大敬之携其手坐之堂上而告之由辛酉至庚寅三十年後文運大明今其時矣天下豈終無好文章乎古之所謂經天緯地曰文者必非場屋無用之文也子既薄場屋之文而不為文而

經天緯地必有所傳矣安得借一席地相與講明之乎予方挾龜策坐卜肆豈得已哉是亦不願為儒者以予所不願而願子為之有愧於忠恕之道多矣雖然天地之大無儒道亦不能自立況國乎秦之後為漢嫚儒者莫如高帝尊儒者亦莫如高帝子能為董公為子房為四晧帝必不敢以儒之腐者豎者待子矣安知以文章名天下者不在子乎安知使儒道可尊可貴者不自子始乎戊子四月甲子序

送史縣尹朝京序

建陽號難治秋苗不滿九千石站户不徵輸者過半養新軍餘五百人郵卒不與馬邑當廣南江浙諸道之要會省官御史宣慰按察多行部鄰郡守貳多假途驛使將宸命来往煩廪庖者無虛日令尹迎必數十里外遇霖霪積潦瞎馬首倏至跪拜泥淖馬糞中移時不敢興馬上人命之退則退客就館用大牲小則刲羊刺豕折俎克庭號曰獻茶飯令拱手立堂下三跪進酒上食客

露頂趺坐必醉飽喜動顔色無不滿上馬去送必數里外而歸令尹對妻子舉酒相賀曰吾知免矣子事父臣事君不如是其嚴甚於皁隷之奉主人翁也為令尹者勞矣哉中原將家子史尹宰邑三年以寛平和易為政不求赫赫名民安之但見其可狎不見其可畏余隱者耳不聞理亂初不知史君何如人也癸未十月政和民不靖流毒千里平民無辜而死者幾萬人史君得龔遂對漢宣帝遺意人以為賊盗吾以為赤子人方治亂絲

而棼之吾乃治亂繩而解之不殺一人而定會大赦閩
浙更生者何止百萬赦未至而宽死者亦多矣史稱活
千人者子孫有封史君之後其昌乎既受代儆廬託妻
子於此邑亦以士民依依不忍相捨也如京師謁吏部
求禄以養母朋友載酒祟肉而餞之者五十人前期各
賦詩余閒而出山謁之一見如舊識因道前朝四十年
遺事宰相之仁鄙將帥之知愚軍民之苦樂兵財之多
寡士大夫人品之高下史君無問不知如響斯荅如養

叔之射葉矢必中的庖丁之解牛刀必中窾痀僂丈人之承蜩累丸愈多而愈不失其錙銖聽之者心快神暢可喜可敬可憤可泣始知東南科舉士誤天下蒼生者百年曾不如中原將家子不習時文者可與談天下事今人以作邑為勞宜乎史君但見其逸也余老且病矣只欠一死回思少年遇知已如忠齋留公敬齋謝公梅石趙公則堂家公實堂吳公泉石青陽公皆待以國士期以遠業入仕二十一年居官僅八月宰相薦援者十

一人皆議論不合絕意浮世事退而尚友安期生梅子真遂為穹壤間無用之物予之負知已多矣不知諸老先生存者幾人子遊中原過齊魯燕趙當歷歷為予問之朱希真云早年京洛識前輩晚景江湖無故人難與兒童談舊事夜攀庭樹數星辰予每誦此詩未始不臨風洒淚也安得明敏卓犖之才如史君者日謦欬吾側哉朋友謂余舊有能詩聲當以詩為贈余方讀禮言且不成文豈能寫衢童壤老之真情乎有揚觶者曰不載

酒崇肉又不賦詩者罰余乃自罰為建陽士大夫餞令

尹史君詩序

交信録序

天下有達道不曰朋友而曰朋友之交交者精神有契

道德有同非外相慕也不交以朋友視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則疏矣易大傳曰定其交而後求定者見其心之

可交也交亦豈易定哉公卿求士見其才不見其心能

負人吾視魏其侯翟廷尉悲之士求公卿見其勢不見

其心能汙人吾視揚雄班固蔡邕笑之契之教人曰朋友有信孔門合交與信並言信而交交而信亦可以無悔矣同富貴相忌而有九官十臣同貧賤相疏而有仲尼弟子同患難相怨而有東漢黨此謂交此謂信此朋友得以列於人倫也今人録求交曰雲萍雲萍皆無情之物義已不信交何能堅請名之曰交信録交無上下無貴賤無死生吾盡吾信不敢求諸人百年之間萬世之後倘能無愧天地而謂之人始可見朋友之助始可

言交信矣

重刊蘇文忠公詩序

世由道升降有道如蘇文忠公竟為世所屈始熙寧訖靖康權爐消鑠勢浪摧壓身後難未歇也道無損世變何忍言淳熙天子尊先猷以勸臣節海内家有眉山書矣其文如靈鳳祥麟不必聖人然後識屢以詩得禍儒者疑焉同志以詩鳴於其言毋不敬信獨不與其詩異哉温涼寒暑有神氣而無形迹風人之詩也宇宙不多

見獨不聞宣王幽厲之雅乎周人之免禍者幸公之得禍者不幸也詩固未易作識詩亦未易也帝張咸池於洞庭鳥高飛魚深潛渝歌郢曲童兒婦女拊掌雀躍矣光嶽全氣震為大音涵古游今斯人幾見唐人誦杜子美必憐其忠公之詩獨不可憐乎公大節細行如秋月脫雲寒潭見底惜其道與程正公不同黨禍自此起賢者不相知果不可謂之命歟抑亦可謂之命歟為川洛學者兩怒交毀自陷其師我思聖賢以作汝民極相勉

一念偏黨人心無所歸會矣民極將誰望耶公之道豈易及也哉元豐甲子自黄移汝有詞别交游功名富貴之念澹然矣郡再火於秋季仲覽得其碧絹書者屢流落衢途皆儒家收之果有守護撝訶者耶過江興境上題名石壁麾筆墨淋漓竹上久不滅至今新篁葉上有墨點爪之如煙煤蕃衍五步内移根易地則不生邦人愛之號曰東坡墨竹後有八十年余謫居富川親見二事嗟乎公乃天地間不可無之人其文亦天地間不可無

者詩豈衆人所能識哉書市厄於火藝文四庫百無一遺好善者先刻東坡詩王吕而下章蔡而上以國事與公為仇者衆矣生平亦能詩文豈不工巧令人不惜之齒牙公論果至是而定乎此謂民彛此謂天道

贈地理楊南川序

楊君南川挾風水之術游富貴家老而不倦誦楊救貧所著三龍經極熟聽者欣然想其術之精也富貴家用其術不能去其貧楊君不色怨衝炎風濡梅雨杖笻竹

行數百里鳴於人曰吾術能使貧者富賤者貴憂患者逸樂及遇富貴人家又不合而去何耶合不合無益損於楊君心勤而身困藝精而道窮世變使之然耶楊君之命固當然耶嗟乎古有負超世絶倫之才懷出天入神之技不為當時所尚徒有來世之名者多矣獨楊君乎哉吾聞南唐范太史游浙東三年不遇露香請命於穹旻願救貧民積善者十家至今兩浙名公卿數百年松楸鬱鬱有佳氣者皆范公所卜也楊君亦能有范公

之心乎人不知之天必知之何憂乎不遇

觀音經序

西方聖人以好善爲教多矣中國人無智愚賢不肖者敬信觀世音如天如父母何也人窮必呼天疾痛必呼父母天與父母未必能救之也措天與父母則無可鳴籲者矣今人見親戚朋友落坎窞坐困蔾力可以援而不援聞其鳴號之聲若不聞者皆是也觀世音獨以尋聲救苦自任不待人之鳴號於我尋其窮苦之聲而拯

救之仁矣哉天與父母不能盡之仁觀世音盡之矣人之敬信觀世音如天如父母亦宜是心也豈特觀世音有之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禹之所思也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稷之所思也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内諸溝中伊尹之所思也禹稷伊尹之所思即觀世音之所尋也此道豈難能哉一念惻隱廣而充之仁不可勝用矣龍泉龔君某狀貌奇偉視瞻有力某一見知其非庸人忽出觀世音普門品經一卷示

其曰吾印此願與天下好善者共之嗟乎仁哉龔君之志乎禹稷伊尹之所思自此一念充之而已矣充之無窮百億萬蒼生墮顛崖受辛苦者皆可拯救苦聲何必尋苦海皆先登矣安知子非佛地位人乎勉之敬之吾猶有望

乾隆御覽之寶

疊山集卷二